

◆唐玉霞专栏

文字下酒

唐玉霞

这几日在看郭珍仁先生的《话说红楼》，不是一本正式出版物。当年老先生自费印了几百本，送给亲朋故旧。我有幸得到，没捂热就被单位一位老师借走，从此杳如黄鹤，我却一直在念中。今年春天，请诗群老师给我做的《真情》版写一篇郭珍仁的文字，也婉转托她找郭珍仁先生的儿子郭小文又要了一本。王业霖先生的题字，王先生业已故去多年。红底绿梅花，封面做得简单，是郭珍仁先生数十年阅读《红楼梦》的读书札记，扉页上题有“丙子之春”，也就是说，出版于二十四年前。而从动笔到1996年付梓，也有二十多年。几十年的光阴，涣散在黯淡的纸页间。如今再读，依然无言。

前些年红楼大热，热得烫手，《红楼梦》早就被各方挖地三尺剔骨抽筋地读之再三。郭珍仁的这本书，无论从当时占有的资料和解读的思想背景，与今天都不能同日而语。我的感动，是源于作者创作的历程，他走过的路，一路上留下的斑斑点点，湘江旧迹已模糊，磊磊分明的，是笔路蓝缕。面对太过沉重的人生，我总是有一种无力感。

半生潦落入诗怀，郭珍仁一生坎坷始于1924年，终于2002年。这中间，最低谷是1957年打为右派，至1979年平反。先是在农场改造，然后拿



唐玉霞，供职于芜湖传媒中心，高级编辑。芜湖市评论家协会主席。出版有《城人之美》《悠然岁时迁》《千古红颜》《回味：低头思故乡》《陌上芙蓉开正好》等散文随笔集。

◆信笔扬尘

遇见小蜗牛

胡铭

星期天闲来无事，在阳台上整理花草，它们通人性，要么展现娇柔的姿态，要么摆出慵懒的模样。我养花算来已有十多年，技术却没长进，角落里那一堆堆空花盆就是最好的证明。现在只剩下二十几盆花，还是认真侍弄吧，希望它们能给我面子。

忙活了一两个小时，我坐在小凳上抽起了香烟，欣赏着眼前的一切，一阵春风拂来，好惬意。

这时，一只蜗牛闯进了我的视野，那是只小小的蜗牛，形状像小螺，稳稳地趴在梅花盆沿上，不知是刚刚路过，还是在此睡觉。我盯着它好一会，上前用手指夹起它，准备扔下高楼，蜗牛毕竟是吃嫩芽嫩叶的家伙。那弱小的身躯捏在手里，没什么感觉，我忍不住又望了一眼，蜗牛太小了，背上的壳浅灰色，也不是很坚硬，我推测不出它的年龄，但可以肯定它还处在幼年。它承受不住这么高的摔跌，单就这个距离而言，它咋地也得爬上半个月或一个月。我不禁悲悯起来，又将它轻轻放回盆子里。它依然没有动。你可以去吃土壤，吃腐叶，千万别吃我的花。话这么说了，我也知道肯定不管用。

蜗牛喜在阴暗潮湿、疏松多腐殖质的环境中生活，人人都见到过，因太不起眼很少被关注。它是无脊椎动物，有甲壳，壳一般呈低圆锥形，分为右旋和左旋，头部有大小触角各一对，很难想象，它也是有眼睛的，位于大触角的顶端。蜗牛行走时，头伸在外面，一旦受到外界干扰即缩进甲壳中，就地停滞。这壳，是它的保护层，也是它的家，一个能移动的家。

蜗牛对环境反应敏感，怕见阳光，常常昼伏夜出。花盆里的那只蜗牛晚上怎样了呢？我来到阳台上，没有开灯，借着薄薄的月光，基本上能看个大概。蜗牛并不在原来的位置，我好奇地弯腰仔细查找，呵呵，它正在红梅的树枝上，昂着头一步一步地往上爬，一副悠然的样子，全然不知我的存在，也根本不知晓该最终爬到哪儿，但仍然不懈地坚持着。我伸手碰了一下它的触角，它立马将整个身子蜷缩在壳内，不再游走。我瞅着它，连抽了两支烟，可它还是一动不动，看来是受到了很大惊吓。算了，还是不打扰吧。当然了，它是不会掉下来的，它能自身分泌出黏液，依附性很强，且移过之处还留有浅浅印迹。

我很小的时候，就对蜗牛不陌生，还与它结下了缘，不为别的，仅仅为了好胜。斗蜗牛，是孩

笔的手拖起板车，和几位“牛鬼蛇神”打帮，每天往返于荻港、桃冲之间，贩运毛柴、杂柴卖……在他的《滨河庐词抄》中，共收词555首，其中225首均写于13年板车岁月。“梦酣喜听檐前雨，滴到三更鼓。清晨路滑必停车，欲洗辛劳粟酒径须吟”，我们现在看，文字是美的，是在艰辛岁月里的花。但是，谁能够真正体会到，当年绽放时和泪的艰辛。

我见到郭老是个上个世纪末，他已古稀之年。我一直记得十多年前，市作协组织到繁昌荻港采风，荻港滨江老街中陈旧简陋的居所，滨河庐里，一位苍苍苍茫茫的老人颤巍巍地站起来。一个人的衰老是身体表现出来的，但是有很多时候是从内心深处散发出的一种气息。我们的逗留很短暂，那天，郭老也没有说什么，他轻轻地和认识不认识的来访者握了握手。

命运，终于松开了铁拳。人，也老了。被时间束手就擒的无奈与无力。

其实我对于这位老人的印象，更多的是停留在他的诗词里。初做编辑的那几年，我都会收到老人寄来的诗词。绿色的方格稿纸上，松散的钢笔字让我感到一种力不从心的颤抖。他的诗词很好，不仅仅是格律对仗的工整，最重要的是有意境，这是现代很多填词写古体诗的人所缺少的。晚年的心境，是清淡的田园味道。我想起溥心畲，这位末代皇族的个人际遇以及文字造诣。郭老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溥心畲的文章，并且影印了溥心畲的词一并寄来，文章没有见报，但是那张影印件却一直压在我的台板上，记忆留白，岁月窖藏的文字，一一填金。

把芜湖文坛的卷宗往回翻，始终默居一隅的郭珍仁是渲染在渐渐发黄纸页上郁郁的远树，缥缈的烟云，淡淡一抹墨迹，彰显了一种格调，文字的格调。

当我走过了一些路，有了一些年纪，愿意微笑着面对人生，却在内心选择遗忘的时候，在堆积的记忆里，总有一些背影让人难以忘怀。他们和我们的生活也许没有关系，但是，却璀璨在精神的星空，有一种不能抵达的深度。让我们感觉力量，也感受沉痛。

好文字能下酒，而有些人，被沉淀在时间深处的心酸与痛楚，是醉眼与泪眼里的把酒酹滔滔。有多少事，欲说还休；有多少事，相顾无言。我们且浮一大白，热热地喝下去，逼出心里的寒气。

◆人间小景

柳色青青

李愈芸

那年初春，我领着孩子们备战中考正酣。某天天气晴好，温暖的东南风里，似乎能嗅出春天的气息。下午课间时分，几个学生挤在临河的窗前探望，指指点点说着什么。走近一看，外面的景象尽收眼底。姚河自西迤逦东去，河水静静流淌，岸边或河中的沙洲上，柳树似乎突然间抽叶了，一树树鹅黄嫩绿，散散点点，顺着河势绵亘到远方。浴着明媚的春晖，它们显得格外清新悦目。周边枯衰的草木，远山凝重的黛色，因了它们的渲染，瞬间生动起来。“哇，柳树发芽了！”“老师，带我们踏青吧！”孩子们一唱众和，兴奋地嚷嚷。我心里也春潮暗涌，那首《春光美》的旋律瞬时在心间回旋：“我们在回忆，说着那冬天。在冬天的山巅，露出春的生机……”多想与他们一道去河岸闲游，到柳树下徜徉，掬一捧春水，做一支柳笛，不负韶光春色，一任时间荏苒。春天触手可及，奈何其间横着紧锁的大门，隔着藩篱般的围墙……我怅叹一声，黯然收回了目光。

多年前，过了元宵，男人们便忙着上山砍柴，以供一年炊事之需。砍下的柴禾担回来，选块场地，埋两棵柳树做靠桩，柴禾倚着它们，一层层往上累，码好后盖上松枝，避免日晒雨淋，这叫堆柴垛。有年我家堆柴，父亲上山砍来两棵柳树，说是做靠桩。那两棵柳树被斩头除尾，只剩一丈多长的树干。靠桩一般选坚硬、密实的树，这样经久耐用，两三年不用换。在乡下，柳树是不受待见的树木，木质疏松，纹理凌乱，不入木工的法眼；即便当柴烧，也属下品。我就纳闷了，场前老大一堆树呢，榆橡、青檀、松树……哪样不比柳树强？柳树这样不济，过不了多久就会烂掉。

隔年又到了堆柴时节，父亲喊我帮衬。清理场地时，我被震惊了：那两棵无根无苗的柳树，非但没有枯朽，相反竟生根发芽，开枝散叶，奇迹般活了过来！它们的上端抽出几蓬枝条，已绽出点点新绿。父亲看我错愕的样子，拍了拍我的肩头，指着柳树说：“看看！”我恍然大悟。这样的靠桩一劳永逸，省事多了。我站在树下，默默地向它们行了个注目礼。

九岁那年，家里养了一只半大的猫，叫阿黄。阿黄与我最亲密，除了上学，只要在家，它与我几乎形影不离。我闲坐时，它跳

到我怀里，伸着下巴让我挠痒痒，或者伸出爪子跟我逗趣。冬夜，寒气逼人，它先是蜷进灶膛里取暖，后半夜，灶膛里热气散尽，它趁我熟睡时钻入被窝，迷糊中听到它打呼噜的声音。它的身上沾满了锅灰，每每将床单染得污黑。为此，我没少被大人呵斥。

一天，放学归来，不见阿黄踪影。唤它，也不来。跑到菜园里问奶奶，她停下手中的活，眼神黯淡下来，叹了口气说：“你去厢房看看。”一种不祥的预感袭来，我飞奔到厢房内。一进门，只见阿黄侧卧在地上，瘦弱的身子已经僵直了，嘴角溢出一串混浊的泡沫，地上一摊褐色的水渍。我唤了几声，没反应。用手一摸，它的身体冰凉。阿黄死了？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疯了般返身出门，找奶奶打探究竟。奶奶告诉我，阿黄误吃了鼠药，给它灌过盐水，终究没救活。阿黄真的死了！我像挨了一闷棍，倏地蒙了，一屁股瘫坐在地上，心像被谁捅了似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转。奶奶哄我说，以后再捉一只回来养。我啥也听不进，脑海里满是阿黄的样子。

午饭时，我失魂似的枯坐着，一口也吃不下，大人笑我犯痴。奶奶见我这样，颇有些神秘地对我说：“你吃下饭，就告诉你救活猫的法子。”真的吗？我瞪大了眼，奶奶肯定地点点头。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风卷残云一般吃完饭。奶奶找来一只破旧的小竹篮，垫上一块破布，将阿黄放进去，交到我手上说：“你送到河边的柳树上挂起来。”这能让阿黄起死回生？我愣怔地看着奶奶。她郑重地说：“老辈人传，猫有九条命，柳树是长生树。死了的猫挂在柳树上，就能活过来。”我得令似的一溜烟跑到河边，猴子一般爬上那棵大柳树，将竹篮挂在枝丫上。

小河是上学的必经之路，第二天上学时，我急切地爬上柳树取下篮子。阿黄小小的身子蜷在篮底，一动不动，哪有半点活气？我失望了。转念一想，兴许会慢慢活过来呢！这样，心里便有了一份期许。自此，我时常爬上柳树，撩开日渐繁盛的柳枝，探看阿黄，期盼奇迹出现。日子一天天过去，阿黄非但没有活过来，相反，它的尸体慢慢发臭，慢慢变腐，慢慢成了木乃伊，最终化成一具白骨。

而柳色青了，更青了……



耕织 何虹摄

◆风雅颂

刘璐的诗

梨花
在树下注视后，把白色植入灵魂
清冷与暖阳，废墟与繁华
在三月不是一对反义词

每一朵梨花身后
没有绿色，只是另一朵梨花
不甘陪衬的绽放

打扫落叶，就是在春风里立一块牌匾
冬天到此止步
每一片叶子都有临水而照的光彩
小径只见竹竿划过，不见脚印
梨花只见蜜蜂沉醉，不闻花香

婉转的鸟鸣，昏睡的午后
在枝头顺手摘一朵梨花
沏成一杯杯夏天
马与车在远处棋盘上对立
楚河汉界阻挡不了春天的野蜜

桃花
浓密的树荫 赤日当空
把天空与湖泊
揉碎成狂欢三百杯
且不醉的酒

桃花是女子，点绛唇，揽镜自怜
红红与白白，邀春风作伴
游子春衫与青青草色
一同明媚

三月的雨是一夜苏醒的茶油
风里有吃桑叶的声响
大地任由花瓣泼洒
画成春天或者落花流水的模样

看一朵桃花的摇曳
都像听到寺庙晨钟暮鼓的呼唤
徐徐放下
尘世一切贪嗔痴念

◆小说世情

田鼠不是田里的老鼠。
田鼠有时回想起来，很憎恨村里那个留着白山羊胡的算命先生。

那时农村识字的人少，有学问的更少，算命先生算是村里不多的几个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人了。于是老田家生个儿子，请算命先生取个吉利的名字就再正常不过了。或许是老田家送的礼物寒酸，又或许是算命先生心情不好，他随口就说：“今年是鼠年，田鼠好啊，收成再不好，都饿不着，就叫田鼠吧！”

农村有取贱命好养的习俗，再说田鼠这名和张二狗、王大牛、李黑皮那些名字比起来，也不算难听。在那个难吃饱饭的年代，不知多少人羡慕田鼠的好命呢！

可是田鼠却少不了从小被伙计们取笑。当然，那时候田鼠并不觉得难为情，毕竟，他也可以取笑他们同样不怎么温文尔雅的名字，一个村里出来的，开玩笑也是善意的，都是美好的记忆。

田鼠确实就像那个年代的老鼠一样好命，竟然长了一副会学习的好头脑，读起书来，如有神助，就像天上的文昌星下凡一样，村小的代课老师，镇上中学没有回城的老知青，都说田鼠聪明。果不其然，后来田鼠轻轻松松就考到城里上了大学。

在大学校园里，田鼠的名字太出风头了，加上营养不良留下的颇有点尖嘴猴腮的脸型，更是成为同学们取笑的理由。田鼠一开始并不在意，可是在一次被室友指斥为偷东西的老鼠，特别是因此被那位偷偷暗恋的美丽女同学疏远之后，田鼠才真正愤恨起自己的名字来。

田鼠不是没有想过改名，可惜操作起来并不容易，没有正当和必需的理由，派出所并不受理，而且改名后还要更正相关的档案资料，都不好办。田鼠对改名也就死心了。就这样，田鼠被老师和同学们一路笑着叫到了毕业，也被田鼠满脸堆笑、满心愤恨到了毕业。田鼠在内心发誓，总有一天让人不敢再喊他“田鼠”“老鼠”“田老鼠”……

田鼠确实是读书的料，有一股子老鼠打洞的钻研劲，专业课成绩名列前茅，因此得以留在城里，还被分配到机关成了名干部，当然一开始也就是办事员。机关里的同事当然不像大学里的半成年人那么无聊，一般都会喊“小田”，很亲切。单位领导们当然还是直呼其名，不过口气严肃，并无取笑的感觉。

一开始，田鼠很是松了口气，为自己告别了名字的梦魇而高兴。可是久而久之，田鼠发现并非如此。同事和领导们虽然表现得一样，可是有时打招呼，甚至是看向他时，他总觉得对方嘴角若有若无的似有笑意。特别是有时出去工作，或者到下属单位指导工作，一本正经介绍田鼠时，总还是感觉有人偷笑。田鼠不用看，都能感受到——大学几年早就练就出这种独特的敏感了。

田鼠很无奈。可自己的名字，又不能不让人叫，所剩的似乎只有一种方法了。田鼠确实有田鼠那种“广积粮”的个性，一心一意做好工作，积蓄自己的人脉关系。靠着不懈努力终于在单位脱颖而出，先是被省厅相中调去工作，后来又因为出彩的工作实绩，返回原单位成了一把手局长。据说田鼠本来有机会到更好的区域任职，主动回娘家，说明田鼠很念旧。

现在，没有人会直呼田鼠的大名，更不用说小名、花名了。大家都恭恭敬敬地称呼他“田局”。看着以前的那些同事，都很眼熟，少数成了中层干部，大多还是原地不动，逊色成了他们热切的目光，田鼠很兴奋，也很感慨。

田鼠做局长后，局里风气慢慢变了，“鼠”这个字突然就成了一种忌讳。讲话上田鼠的署名变成了田局长，会计做的工资单姓名栏里也只写田局，没有人在田局长面前说一个鼠字，就是背后也不敢。一次，办公室里不知怎么就钻出来一只老鼠，吓得新来的小姑娘花容失色，又不敢对不知情的同事说有老鼠，情急之下指着那只胆大妄为的老鼠说了一句：“田局，田局出来了！”不久，小姑娘就被局里派到边远乡镇结对扶贫去了，归期不定。

后来，多年不闻鼠声的田局被双规了。经审查，田鼠贪污受贿金额特别巨大。法庭上，他听到公诉人读到自己的名字“田鼠”，感觉很陌生，审判结果出来后，听到有人叫自己“老鼠”，“硕鼠”的那一瞬间，也并不觉得刺耳。

又是鼠年。田鼠不知为何突然想起给自己取名的算命老头。

田鼠

何亚兵

